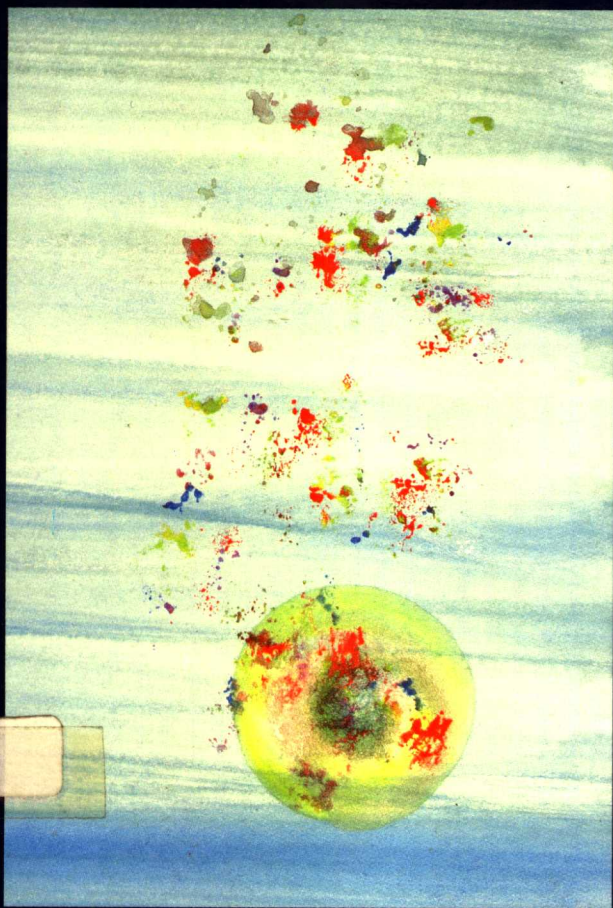


轮转岁月

崇 汉



45

长屋出版社

轮转岁月

崇 汉

长屋出版社

轮转岁月 崇汉

出版：长屋出版社

LONG HOUSE PUBLISHER

6001, Beach Road,
#02-54, Golden Mile Tower,
Singapore 0719

承印：乐华印刷公司

版次：一九九一年八月第一版

国际书号：ISBN: 981-00-2912-8

定价：S\$4.50



作者简介

崇汉，原名邹昔璆，祖籍广东大埔。一九四五年出生于新加坡——海浪抑郁拍岸的德光岛。另有笔名邹汉、邹君、振威第等。六十年代末开始写作。已出版的作品有：

1. 《不屈的英灵》 (散文)
2. 《乘着遐想的翅膀》 (散文)
3. 《赤道鼓声》 (诗集)
4. 《万象》 (诗集)
5. 《怒火渔乡》 (短篇)
6. 《异乡梦》 (短篇)
7. 《金光道上》 (中篇)
8. 《白云下》 (中篇)
9. 《翠园》 (中篇)
10. 《崎岖路》 (中篇)
11. 《轮转岁月》 (中篇)
12. 《在风雨中》 (长篇)

关于本书

《轮转岁月》是以巴士工友的生活遭遇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在新、马两地难得一见。

崇汉当过五年的公共汽车司机。他通过饱经沧桑与磨难的书主人翁凌梦乐的生活，描绘司机与乘客及工友之间的磨擦和冲突，关心和帮助，以及生活和工作所面对而亟待解决的种种问题，道出了一部分巴士司机的心声，表达了他们的爱与恨，希望与失望……

日	期	姓

710

目录

第一章	厄运	1
第二章	接班司机	24
第三章	微风细雨	43
第四章	转厂	62
第五章	后备司机	83
后记		101

第一章 厄运

1

凌晨三时五十分，床头的闹钟“铃铃铃”地响。

凌梦乐迷迷糊糊地在床上翻来覆去，过了约五分钟，他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温暖的被窝，睁着惺忪的睡眼，感到有一种精神压力。

他穿好制服，戴上眼镜。从厨房的窗口望出去，稍远的组屋笼罩在浓浓的雾海里，只有近处在街灯照射下，依稀可见飞驰而过的车辆。

他轻轻地把门带上，怕惊动睡梦中的妻儿。

远处，忽然传来几声狗吠，声调凄怆，令听者毛骨悚然；它究竟发现了什么可诅咒的丑物呢？

组屋的窗口，大都一片漆黑，有几家亮着灯的，大概也是清早摸黑出门劳作的勤劳人家。

凌梦乐步行到车站，等候巴士雇员专车。一阵寒风吹拂，他不禁打了个冷颤。

到了车厂，他向值勤员报到，然后把填写好的后备司机表格交给车员，等候空缺。

在餐厅吃炒米粉，喝咖啡时，看见手臂粗壮，身材

魁梧得象一架起重机的工友刘添福，便向他招呼一声。

刘添福也是后备巴士司机。

他俩同期到巴士司机训练学校受训，考车及格后，被公司派到同一间车厂工作，至今已经有年余。

凌梦乐啜了一口咖啡，关心地问：

“昨天，你驾几号车？”

“昨天我没车驾，学路线。”刘添福微笑道：“你呢？”

“驾XX号车。搭客多，尤其是繁忙时间，每个站都有人上下车。我每趟车都迟到终站，剥夺了我的休息时间。”凌梦乐埋怨道：“阿陈（出车员）专门叫我做难驾的路线，似乎有意为难我。”

“你不要吝啬，请他多喝几杯咖啡，包你有好的路线。”刘添福嘻笑道。

“如果真的是这样，几杯咖啡钱，有什么要紧。”凌梦乐苦笑着说。

这时候，出车员叫凌梦乐的工牌号码，有一名巴士司机缺勤要他填补。

他忐忑不安地来到出车员的柜台，不知道今天要驾驶哪号巴士。他不喜欢两班制，分早上和傍晚两段时间驾车，中间停工无薪，浪费他许多宝贵的时间。

2

午后，天气闷热，毒辣辣的火轮，使劲地发威逞势。

凌梦乐驾驶一辆Spare Bus（后备巴士车）奔驰在

公路上，“隆隆隆”的引擎声吵得他心烦意躁。

司机座没放置通风坐垫，坐久了屁股和背脊似火焚，速度表旁的电风扇又坏了，热得他汗流浹背，背部的制服全湿透了。

他工作已经超过了九小时，这时身心已经很疲倦，张口深深地打了个呵欠，踏足了油门，希望准时到站，以免误了接班司机的时间。

就在这一刻，他把车子从左边车道慢慢移向右边车道，同时发出指示灯，但后面的汽车仍然直冲上来，结果碰撞到巴士车尾部。

他下车查看，中年女汽车司机对他怒目而视，不客气的责问他会不会驾车，有没有驾驶执照。

她不肯礼让，竟然出口伤人，凌梦乐怒火中烧。但他想到自己是职业司机，要以礼待人，便忍气吞声，把车祸情形记录下来，抄录了对方的身份证及驾驶执照等资料。

下班后，他去警察局报了案，然后到车厂向公司意外组书记描述发生车祸的详情，由公司去处理这起案件。他将面对公司的纪律处分或者扣罚奖励金，心里难免蒙上一层阴影。

他从办公室走出来，迎面遇见刘添福。

工会举办两天三夜泰国合艾欢乐游，刘添福是来报名参加的。

“喂！梦乐，你是来报名参加旅行吗？”刘添福兴高采烈地问。

“不，是来向书记报告发生了一起车祸。”凌梦乐

皱了皱眉头说。

“哎呀，怎么这样不小心，上次才听你说发生了一起车祸，现在又……”

凌梦乐感叹一声，自嘲说：

“运气不好嘛，什么倒霉的事都会遇到的。”

半年前，凌梦乐驾的巴士曾经撞到某巴士公司的巴士后部，听说公司因此而赔给对方一笔巨款。

被撞的巴士虽然只是轻微损坏，但该巴士公司却以在修理期间停止川行服务，每趟车平均收入若干及所花去的修理费来索取赔偿。这两家巴士公司经常为了赔偿问题而闹得很不愉快，有时甚至闹上法庭。

凌梦乐因此好几次被巴士公司总部负责人调去问话，他一直埋怨说“真麻烦！真麻烦！”

“麻烦的事，每个司机或多或少总会遇到。”刘添福微笑着安慰说。“快去报个名，到泰国合艾开开心。”

“我没你那么好命，也拿不出这笔钱。”凌梦乐苦笑。

“你真的这么穷吗？”刘添福睁着怀疑的眼睛问。

“你没有家庭负担，当然不会有经济上的困难。”

凌梦乐年纪三十五，大刘添福五岁，五年前就结了婚，目前有一子一女。妻子在家照顾孩子，而他的薪金微薄，常常因为入不敷出而陷入经济困境。

“嘿！你不知道，我跟女朋友出门，请她吃、喝、看戏，多多少少总得花一些钱呀！”刘添福惟恐别人不知地大声说。

“你这次去旅行，是不是带女朋友同去？”

“你以为我一定要带她去吗？”刘添福神秘地笑着问。

“身边有女朋友，有谈有笑，会增添旅游乐趣。”

“你错了。”刘添福纠正道：“男人到风化区去游玩，真正的目的，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的。”

“哦！”凌梦乐挤出了一丝笑。

刘添福的女朋友是个年轻的女工，是在建筑工场认识的。

那时候，刘添福在建筑工地独资经营餐厅，贩卖咖啡、茶水和食物。

凌梦乐原本在某工厂担任机器操作员，后来答应好友刘添福的热情邀请，辞职到他经营的工地餐厅帮忙。建筑工人多的时候，两个人忙得团团转。

不到两年的时间，工程完毕，当时恰逢建筑业衰退期，刘添福找不到适合的地点继续经营工地餐厅，便结束营业，与凌梦乐双双转行担任巴士司机。

3

午夜十二点至凌晨一点，各条路线的巴士车陆续回到所属的车厂，争先恐后列队进入添油站添油及开钱箱，然后进入洗车机洗濯巴士。

凌梦乐把巴士车停放在所属的位置，然后到餐厅买碗绿豆水及两块豆干当夜宵。出车员的柜台上有一叠内部刊物《巴士道》，免费赠阅，他便顺手拿了一份。

《巴士道》内刊出了刘添福的半身照片，并刊登一

名女搭客的来信，表扬他物归失主——诚实、可信赖的美德。

刘添福收车回来了，他把车钥匙投进木箱，把路线牌随手丢在柜台上。

凌梦乐扬着《巴士道》向他欢呼道：

“添福，你这次出名啦，有个女搭客赞扬你呢。”

“哦，我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发生在一个月前。”

刘添福满脸笑容，开朗的说。

“你是怎样拾到钱包的？是你亲自交还给她吗？”

凌梦乐追问。

“钱包被一个小学生拾到，她要下车时才交给我的。”刘添福仍然记得很清楚。

原来刘添福驾的巴士来到终站，刚好是换班的时候。他打开钱包检查，内有一张居民证，十张一元钞票，一张银行提款卡及志银两千元的划线支票。

当时他肯定失主一定会回来寻找，便站在那儿等候。

不久，有一辆同号路线的巴士抵达终站，车上走下一名举止大方、胸部丰满的女搭客。

那名司机一见刘添福，便高声问他有没有拾到钱包。

“有。”刘添福回答，然后微笑着走上前问女搭客道：“你叫什么名字？”

“黄诗美。”

刘添福笑着赞扬道：“好美丽的名字。请问，你能说出钱包里的东西吗？”刘添福怕她说不出，张开大嘴补充道：“只需说出几样东西就可以了。”

黄诗美堆着笑脸，立刻说出钱包里的全部东西。

没错，刘添福趁机赞扬道：

“你的记忆力真好！可以做女强人呢。”

于是物归原主。

原来，黄诗美下车后才发觉钱包掉了，但巴士已经开走了，又不知道开往何处，只好焦急地等候下一辆同号路线的巴士。不久，她要搭乘的巴士来了，上了车向司机说明原因，司机便加快速度紧追过来。

她被刘添福的诚实与热情所感动，特意邀请他到附近的咖啡店去喝咖啡。

她叫了两杯咖啡，刘添福争着付钱。

“如果钱包给别人拾去，居民证给坏人拿去做坏事，那就糟了，也许你会遇到很多麻烦的事。”刘添福认真地分析说。

“谢谢你！幸亏是你拾到。”黄诗美毫无拘束，闪着水晶般的眼睛，笑靥动人地说。

刘添福一眼就看出黄诗美并非凡庸之辈，她年轻貌美，他心里暗喜，决心要给她留下美好的印象，趁这个难得的际遇，关心地问：

“当时，你是不是为了不能解决的事心烦，一时疏忽，把钱包掉了？”

“哦，我陪我父亲到百货公司选购寒衣，买好了寒衣，他有事先驾车走了，我便自己搭巴士回家。”黄诗美愉快地说。

“买寒衣出国旅行抑或做生意？”刘添福热情地注视着她，猜测说。

“你真聪明！”黄诗美毫不吝啬地称赞道。“我父

亲下个月将出国考察业务。”

“哪一行？”

“运输业。运载进出口原料与制成品。”

两人喝了几口咖啡，刘添福灵机一动，问道：

“你和你父亲的感情，一定很好吧！？”

“你怎么知道？”黄诗美睁大眼睛奇异地问。

“如果感情不好，你怎么会陪他去选购寒衣呢？”

“你真聪明！”黄诗美又笑赞了一声。“我在父亲的店里帮助他料理业务，他非常信任我。”

“你怎么不坐德士回家，偏要来挤巴士呢？”刘添福打趣地问。

“我们虽然有家庭司机，但我有行动自由，没有人规定我不可以挤巴士呀！”黄诗美说着，笑声朗朗。

刘添福跟着“嘻嘻”地笑了，笑得很开心。

黄诗美忽然觉得自己让对方知道得太多了，却还不知道这位司机贵姓大名。

刘添福洞察对方的神色，知道她想要问什么，便坦然的微笑着说：

“我姓刘，名叫添福。名字虽然好听，但没给我增添任何幸福，更没有给我带来艳福。经营工地餐厅失败后，走投无路，只好来当个被搭客瞧不起的巴士司机。”

“不是每个搭客都瞧不起巴士司机的。刘先生，我对你就有一份敬意呀！”

“黄小姐，你太看得起我了，谢谢你。”刘添福被赞得眉开眼笑，然后叹了口气说：“我的工龄浅，薪水低，收入只够维持个人的生活，所以至今还是单身。”

“哦！”黄诗美微低着头思虑了一会，然后认真地问道：“你想改行吗？”

“有机会吗？”

“也许，我能够帮助你。”

“太好了！黄小姐，我给你电话号码和地址，请你也给我电话号码，希望我们能保持联络。”

.....

刘添福说到这里，就不再把“钱包的故事”讲下去。凌梦乐深感兴趣地追问：

“后来，你们有没有保持联络？”

“嘿嘿！这是秘密，恕我不能奉告。”刘添福神秘地笑了。

“当你有了理想的职业，别忘了，拉我一把呀！”凌梦乐急忙提醒道。

刘添福点点头，仍然神秘地闭着嘴笑。

这时候，凌晨一时十五分。

“工人车要走了！”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他俩各自奔向所要搭乘的雇员巴士。

4

凌梦乐早上匆匆忙忙赶完两趟车，已经是吃饭时间。当他走进记时员办公室，记时员就对他说“总部”来电，叫他今天或者明天放工后去会见人事主任，有重要的事需面谈。

“到底为了什么事呢？”——被搭客投诉、车祸调查、物归失主……这些事纷纷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前几天，他在自己驾驶的巴士车上发现遗物——皮包，便把它交给值勤的记时员去处理。据说，两小时后，物主拨电到“总部”，获知遗物被司机拾到及寄放的地点，便前来认领。

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巴士公司总办事处，找到了有关负责人。

“请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拾到皮包。”人事部主任坐在打字机前问。

“巴士抵达终站，当时乌天暗地，天开始下雨了，我便赶快去关车窗，以免雨水打湿车座。”凌梦乐继续回想道：“无意间，我在驾驶座背后第二张椅子靠窗底下，发现了一个皮包。”

“当时，你打开皮包，发现里面有钞票。请问，一共有几张？”人事主任一边问，一边打字记录口供。

“我发现皮包里有钞票，便立刻交给记时员。”

“记时员有没有在你面前写下皮包里所有的东西？”

“有！”

“你还记得皮包里有些什么东西吗？”

“我记得，有一张红色居民证，是印度人，名字我忘了，好象是住在‘小印度’。”凌梦乐斜视着墙壁，想了一想，继续说：“有一本国际护照，一张五十元新币大钞。”

“还有其他的東西嗎？”

“沒有了。”

人事部主任打好了字，把内容读了一遍，然后叫他在该篇文字右下角签个名。

“唔，你现在可以回去了。”

没事了，凌梦乐放开了心里的忧虑，走起路来也轻松了许多。他心想，这次的“访问”，大概会在公司的内部刊物《巴士道》上报导和表扬吧。终于轮到自己光荣、体面一次了。

过了几天，凌梦乐被公司的人事部主任通知，到车辆注册局去会见某负责人，就有关拾到皮包的事重新面谈。

原来，遗物的主人前往车辆注册局投诉，说他发现归还的皮包少了四张五十元新币大钞及一枚价值二百元的戒指，他怀疑是司机偷窃。

凌梦乐张嘴“啊！”一声，大惊失色，担心背上“偷窃”的罪名，被人耻笑。

“你承不承认，偷窃搭客皮包里的二百元和一枚戒指？”车辆注册局的负责人逼视着他说。“你如果承认，可以减轻罪名。如果不承认，哼，麻烦很多。”

“我不承认！”凌梦乐坚决的说。他很气愤，好心人却被怀疑为偷窃犯。

“皮包是你捡到的，如果你不偷皮包里面的财物，东西应该完整无失，物主就不会来投诉。”该负责人疾言厉色道：“你最好坦白说，不然就要交由警方处理，或者交由法庭审问。”

凌梦乐被吓得脸青青，深怕惹来更多的麻烦。但他问心无愧，怎能忍气吞声呢？这时候，他心烦意乱，口